

法書

卷之十  
三七六

後漢書卷七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傳 孫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

犇錫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

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

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

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

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

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

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

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

不從

東觀記曰暉爲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

及況卒暉

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

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  
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  
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  
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往給之曰給欺也我數  
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  
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

以它璧朝蒼旣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王相如乃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

其壁破乃謝之

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

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

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

即時僵仆

僵仆踣也

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

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

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

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劉攽曰案臨淮郡無長史既

言囚死獄中當是吏字

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

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

譏其介

介特也言不與眾同

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

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

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

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

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

詩曰衮職有闕仲山

甫補之

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

從進無謗謗之志卻無退思之念

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

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謗與蹇通患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

也生其勉之

○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暉未為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

是時穀貴

縣官經用不足

經常也

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

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

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

前書曰因官器

作鬻鹽音義日鬻古煮字

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

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

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

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

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

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

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

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

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劉放曰案文當與宜不須竝存合

去當字

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

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

髮無愆詔書過耳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

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

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  
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  
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  
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  
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  
直事郎謂署  
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

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

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卽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

頃之病卒

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  
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

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

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幾音近衣反前書曰

石慶爲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

穆愈更精篤

初舉孝廉

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

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執爲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

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

順帝末江淮盜賊

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

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

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

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

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歷法

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

易經龍戰之會其

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土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

云陰之爲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同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謂陽道將勝而

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

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

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

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

申重也

而親其忠正絕

其姑息

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  
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  
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  
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  
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戾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  
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  
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  
薦种暲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  
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暲爲  
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續漢書曰  
穆舉高第

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  
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于  
地虎賁怖卽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

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

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

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尙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

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

焉禮記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

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

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

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得其天性謂之德

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

德性失然後貴仁

義

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

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

遷徙也

禮法興而

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

老子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夫中世之所

敦己為上世之所薄

中世謂五帝時

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

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

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

不熹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熹同

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

敦龐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龐

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

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孔子

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

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楚嚴不忍章於絕纓

說苑曰楚莊王

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也

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老子道德經之詞

顧歡注曰道德爲厚禮法爲薄清虛爲實聲色爲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夫時有薄而厚施

行有失而惠用

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之有失以惠待之卽上孔子楚莊是也

故覆人

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

昭此道可以爲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

履之上世

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

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

漢廷

宣帝時邴吉爲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爲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

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

○劉敞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

而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

者皆是其可稱乎

悠悠多也稱舉也

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

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

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

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

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尼

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

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爲太尉親

貴用事韓安國爲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爲言太后卽召以爲北地都尉也 淳于

以貴執引方進之言

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爲九

卿用事方進獨與

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

前書曰天子以

長交稱薦之也

韓安國爲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 然猶不能振一

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

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

擊闐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

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

故時敦俗

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

不能止也

皆牽於時也

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反後來者復